

相由心生

境隨心轉

劉素雲老師主講

(第六集)

2010/4/9

香港佛陀教育協會

檔名：52-441-0006

尊敬的師父上人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尊敬的各位大德，大家早上好！

今天上午這兩個小時，應同修們的要求，講一講如何處理家庭關係問題。特別是重點講一講如何處理夫妻之間的關係問題，就是夫妻之間怎麼樣能達到和睦，達到美滿。這個問題，我是作為一個反面教員，用我的切身經歷講給大家聽。無論是經驗也好，教訓也好，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寶貴的財富。我講別人講不清楚，我就講講我和我老伴這四十四年是怎麼過來的，有哪些經驗、有哪些教育，供大家參考。

首先，我說說我和我老伴婚姻的因緣。前幾天，我曾經簡要的說過，我和我老伴是初中同學、高中同學，他高中念了一年級就不念了，就上工廠去當工人。我老伴是獨生子，從小嬌生慣養，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，他的性格就屬於爭強好勝的那種類型。父母嬌慣他嬌慣到什麼程度？我給大家舉個小例子。我老伴比我大三歲，為什麼我倆最後能到一個班級去學習？因為他讀書是倒著讀的，怎麼個倒著法？從一年讀到三年，三年讀完了應該升四年，但是爸爸媽媽，尤其是媽媽，怕這個寶貝兒子累壞了，怎麼辦呢？不但沒降一級，而是又回一年級重新讀的。所以這樣，前後不就差了三年嗎？也可能就是這個因緣，使我倆成了同班同學。如果不是這樣的話，他要正常的讀書，他肯定高我三個年級，那我倆就不是同學，不是同學，可能就沒這段因緣了。也可能就是這麼安排的，就是這個緣分，就使我倆成了同班同學。

高一讀完了以後，他進工廠當了工人。因為他的性格就爭強好勝，什麼東西都得依自己的意見來辦，你走上了工作崗位，走上了社會，不可能人人都依著你。你在家裡，父母可以依著你，你到工作崗位以後，不可能是這樣的。所以他就遇到了很多不順心的事，不知不覺的他就得病了，就得了精神病。是怎麼發現他得了這種病？一開始，那時候人們對這個不是太明白的，他非常愛運動，愛打籃球。我現在有時候跟老伴開玩笑，我說你真是一個人才，但是沒得到發揮，我說你自然條件不行。我老伴說怎麼個不行？我說你愛打籃球，打籃球打得那麼好，投籃那麼準，滿場飛，但是有一條，你不具備打籃球的條件。他說什麼條件？我說你腿短。我老伴現在經常不服氣的說，有佛友上我家，他說你看我倆誰高？佛友當然就實事求是的說我劉大姐高。我老伴說，不對，你怎麼看的？我比你劉大姐高。實際現在真正的比起來，他確實沒我高。但是我一直說，我老伴高、我老伴高，我說主要我顯個，因為我腰板溜直，顯個，我沒有他高。你就得這麼說，來安慰他，就在這樣的事情上，他都要跟你爭個高低。所以這些年我已經養成這習慣，我什麼事也不跟他爭。

他愛打籃球，就是在一場籃球比賽中，兩個隊，他這個隊上半場贏了六分，那就是贏了三個球，我對這個運動一點也不內行。上半場贏了六分，三個球，下半場把六分輸進去了，又輸了二分，這不就又輸了一個球嗎？這整場比賽，他這個隊就輸了。當時他在籃球場就氣抽風了，抽的大家都沒法辦，當時就給抬到醫院去了。抬到醫院，當時是一個老大夫，我記得個不太高，那老大夫有個特點，就是他手是又寬又短，大骨節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。好像大夫姓于，大概是。這老大夫就問送去的人說，他怎麼的了？誰也說不清楚，說他攔籃球場打完球，他就抽了。這老大夫就用手按他的

人中，按也按不醒。後來，這老大夫也很有經驗，就用語言來啟發他說，你是不是有什麼委屈的事？你跟我說說，我能幫你忙。就這麼一說的時候，他哇一下就哭了，「我輸二分！」他輸二分。然後人家就問說他怎麼回事，輸二分？送的人這回明白了，說打籃球，他帶的那個隊輸了一個球，那不是二分嗎？

就這麼的，從那以後逐漸逐漸精神病的狀態就反應出來了。後來嚴重的時候，就得把家裡玻璃窗的鏡子，屋裡照人的鏡子，全都得拿牛皮紙糊上。因為不能見人，見人都是特務，就是他在鏡子裡看見自己也是特務，他也不認識自己，就到這種嚴重程度。就是因為我老伴得了這種病，他的父親看了他半年，老人家就高血壓了。還有一個老母親，身體狀況也不是那麼太好，畢竟老人都年齡大了。這個時候怎麼辦？所以我想，總得有人管他，不能像其他的精神病人在街上流浪，髒兮兮的，非常可憐。另外你想，兩位老人就這麼一個寶貝兒子，如果這個兒子要是不行了，或者不存在了，兩個老人肯定也就跟著走了，這整個家庭就沒有了。所以我想我能幫他什麼我就幫他什麼。再說，我們同學在一起嘮嗑就說，素雲，妳最善良，妳嫁給他，妳侍候他吧。那我說我就嫁給他吧。

我就上他家跟兩位老人說，我說我嫁給你兒子，我照顧他，你們兩位老人不用傷心。當時兩位老人都哭了，說孩子，我們不能看妳跳火坑，這個病啥時候能治好，能怎麼樣都不知道。我說沒關係，我陪他。就這樣，我結婚那年是二十一歲，要按照我家的條件，我在家是老姑娘，我爸爸媽媽也特別疼愛我，我不可能那麼早結婚。但是為了照顧他，因為什麼？照顧他，你不結婚不方便。他盡鑽高粱地、苞米地，鑽到那個地裡，莊稼一擋，看不著人，沒有特務，安全。那你說，一個大姑娘，一個大小伙子，成天鑽高粱地、苞米地，那怎麼辦？沒辦法。所以二十一歲我就跟他結婚了。

結婚以後，我基本上是半天上班，那個時候我在小學當老師，然後半天陪著他。精神病人跑得特別快，不是說我領著他上哪他跟我上哪，而是他領著我往哪跑，我攔後面追著他往哪，就是這樣的。有一次，看見一片麥子地，那個麥子是有點發黃了，但是沒成熟。他就說，妳看，這麼一大片麥子都成熟了，沒有人來收割，雷鋒都哪去了？咱倆做雷鋒吧，咱倆幫著他收割麥子。我說不行，這個麥子沒熟。他說熟了。這個時候你就不能再跟他強了，他說熟了，你就得說，對，熟了。那怎麼辦呢？也沒有刀，就拿兩個手去薅麥子，給人家一片片的薅。薅完麥子說，好像是沒熟，攔著吧。薅出來的麥子就給人放在那了。然後就上那高粱地，高粱地那個腦袋沒竄出來之前，不是一個小包包嘛，我們北方人管那個叫烏米。我不知道咱們其他地區管那個叫什麼？還沒竄穗。他就說這個東西最有營養，然後就掬下一大抱，抱著回家跟他媽說，這個東西最有營養，妳趕快給它煮熟了，給素雲吃。那個時候家裡條件不好，我記得就這麼大一個小鍋，燒灶坑，還得現架樣子、架煤，就是那種鍋。然後老人不敢不做，就添上水，就把這個東西一扒一個烏米頭，一扒一個烏米頭，就這樣，有的是穗穗，那不是還沒竄出來嗎。後來，煮好了以後，他媽媽說，這個東西不好吃，你讓她吃了會把她藥死的。他說，那能藥死她呀？那不吃吧。就扔了。就到那種程度。所以現在回過頭來再想那些年是怎么過來的，我自己都有點害怕。如果這個問題擺在現在，我能不能做到這一點，我不知道。

那個時候如果是他吃藥，那天我說了幾句，都得我先吃。我吃，他坐那瞅，待一會問我死沒死？我說沒死，是給你治病的，他才能吃。所以他的所有的藥，我都得，那不是品嘗，得帶他吃，就這樣。人家大夫說不行，治這種病的藥，人吃了要發胖的，對身體有害。我說有害我也得吃。反正，也可能是我的一片善良之心感動了

天和地，我的體型沒有任何變化。後來同學們開玩笑說，妳看妳現在，咱們班裡妳最苗條，妳的身材最標準，妳那時候幫明華吃了那麼多藥，妳怎麼沒改變體型？我說上蒼不讓我改變體型，讓我給大家做樣子看，你看好心腸最後得的是好果報！就是這樣的。

然後我和我老伴結婚，結婚那天，你說我在家老姑娘，這麼嬌生慣養，爸爸媽媽那麼疼愛我，眼看著老姑娘嫁一個精神病，連人都不認，你說怎麼辦？父母那種疼愛子女的心，我當時不完全理解，所以我就自己做主，就把自己嫁出去了。我結婚那天，從家出發是什麼樣？我就一身衣服攔身上穿著，其他的我連個小包包我都沒有。人家結婚都有什麼陪嫁，都拎幾個包，我看還端個盆，盆裡裝著什麼東西，上面還蓋著紅布，我們北方都有這個習俗。我結婚那天，這些統統都沒有，我就是空手一個人，身上穿著一身衣服。我連個換洗衣服都沒有，我媽不讓拿，都給我沒收了，就因為不同意這門婚事。從我家走到我丈夫家，大約需要二十多分鐘的時間，我的幾個好朋友送我去他家。從我家一出發，我們在前面走，我媽在後邊跟著，一邊哭一邊罵，一直送到我丈夫家那趟房的房頭才罷休，回去了。這是結婚那天。

結婚一個月，那可是真給我過滿月去了。我媽媽來了，上我家來了，把門簾、窗簾全都撕掉，盆、碗、碟都摔了，摔的滿屋都是碎碴子。當時我公公婆婆一聲都不吱，兩個老人坐在坑上，就瞅著我媽摔。還勸我：小雲，別著急，老人心裡有氣，發洩發洩，摔就摔了，撕了就撕了！就這樣，我媽就也罵夠了，也撕完了，也摔完了，回去了。我丈夫在後面送我媽，一邊送一邊說，他管我媽叫大嬸：「大嬸！別生氣，別生氣。」就這樣事的，給我媽送過房頭。

我有了第一個孩子以後，我媽媽就這個時候是不允許我丈夫進我家家門的。我家姑娘三歲的時候，我老伴第一次能走進我娘家的

家門。因為什麼？我媽不認這個女婿，不承認，所以不允許他上我家。我回家的時候，他幫我抱孩子，抱到我媽那個房頭，把孩子遞給我，他扭身就走了。後來我用什麼辦法讓我媽承認了這個女婿？我說媽，妳看這個孩子可愛不可愛？我媽說，是挺招人喜歡的。我說你喜歡她，你就得喜歡她爸，沒有她爸，怎麼能有她？就這麼一點一點滲透，最後我媽默許了。但是那話始終沒說，說「我承認他了，他來吧」，這話我媽始終沒說過。我就跟我丈夫說，我說現在我覺得差不多了，咱們試一試，你跟我一起進屋，你看看我媽有什麼表情？如果老太太還不允許，你扭頭就走，別惹老人生氣。老人要是不說啥了，你就大點臉，咱們就擱那賴著。就這樣事的，我老伴第一次進我家門就是這麼進的。所以就這麼一個婚姻。我婆婆公公為什麼對我這麼好？他們始終把我看成是恩人，他們就覺得，這麼好一個孩子，嫁到我家太委屈了。所以老人，從我過門一直到老人去世，始終我們是在一起過的，關係都處得特別好。老人對我好，我就覺得我父親、母親對我，甚至都不如我公公、婆婆對我好，就是想得這麼周到。就是這樣，所以我說人心比人心。

我和我老伴就是這麼個情況下結合的。我那個時候說實在的，不懂什麼愛情，完全是一種同情心、憐憫心，很簡單的一種純樸的善良的心，就覺得我照顧他，就是這樣。後來結婚以後，他這個病是有多種反應的，他和正常人的思維不一樣。他要說這個東西是怎麼回事，你就得說是怎麼回事。他要說雞蛋是樹上結的，你瞎話你就接吧，你說，對，那上還有把呢。你就得這樣順著他。你說按我在家裡也二十來年養成的脾氣，在家裡都是爸爸、媽媽、姐姐都順著我，你說我嫁出去以後，我就必須得順從我丈夫，一開始特別不習慣，就想跟他爭一個子午卯酉，誰對誰錯。不行，爭不了。

有一次我記得，我生老二是兒子，他抱著我兒子，我倆不知因

為什麼，幾句話就說崩了。說崩了以後，我眼看他就開始白眼珠往上翻。這不是他懷裡還抱著兒子的嗎？我一看大事不好，我一個手抓他，一個手抓兒子。你說他那麼大個砣，這兒子小一點我能提的動，他，我就提不動了。我就把兒子提到手，沒摔著兒子；提了他，反正也減輕他摔的力，他就躺在地上。當時他穿著一個白色的短袖布衫，他這麼一躺的時候，就劃一下就把，我家有個大魚缸，上面有個小魚缸，他就把那個小魚缸劃拉到地下去，整個都摔碎了，連魚帶水，帶玻璃碴，滿地都是，他一下子就躺在那上面了。他一抽的時候，他能顛挺老高，這個時候我就怕，別磕著他腦袋。我趕快把孩子放在一邊，用我得兩個手托著他的腦袋，那我就顧不了他的身子，他後背。這一顛一顛的，後來他整個小白布衫的後面全是血。因為啥？小魚缸碎了，他在那上顛的，我只能護著他的頭。

就是這樣，從那以後我就想，他是這樣一個人，你幹嘛要跟他爭對錯高低，以後他全是對的。就是這樣，但是心裡不是很舒暢的。但是我知道，我跟他強，強不了一個裡表來，所以後來我逐漸就不跟他強去了。那個時候比較輕鬆在哪？孩子老人帶，我就上班，他上班也經常出差，他是搞供銷的，經常出去駐站。就是這樣，見面的時候不是太多，他一年大約能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外面的，這樣矛盾就不太明顯。後來矛盾就明顯了，為什麼？我有病了，不上班，在家。他提前病退了，這樣就每天都要面對，這個時候很多矛盾就突顯出來。

這時候我的心裡有幾種呢？一是委屈，就覺得人的一生真是太不容易了，婚姻問題真是個大問題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，真是痛苦一生。另外，有怨氣，就覺得我對你這麼好，你為什麼對我這樣？我委屈到什麼程度？就是我一九九九年病重以後，二〇〇〇年初，二月二十五號第一次住院。住院五十七天以後，不就出院了嗎？人

家醫生說治不了我這個病，你不能打針、不能吃藥，住院沒有別的辦法，我就出院了。出院了，我姑娘就是想帶我去北京去看，這個時候我心裡沒底，我不知道我這次北京之行，我還能不能活著回來，因為那個時候我的病特別嚴重。我就想讓我老伴跟著一起去，我為什麼這麼想？因為我姑娘那時候還沒有結婚，她畢竟是個孩子。如果我出去了，我要是死在北京，你說讓一個孩子她怎麼辦？那嚇也得把她嚇壞了。這只是我心裡的活動，我不能跟任何人說。

我就跟我老伴商量，我說，老伴，上北京去給我看病，咱們三個一起去唄。他說我不去。他不去。買票的時候，就買了兩張票，我一張，我姑娘一張。我臨出發那天，他送我上車站。我姑娘在車站跟她爸說，爸，你去看看賣票那裡，現在這趟車還有沒有閒票？要有餘票，你再買一張，咱們一起上北京吧。我估計這個時候孩子心裡也沒底，但是她也不能說。我老伴去了，看了一圈回來了，告訴我，有票，我沒買，我不去。還是不去，那沒辦法，就我姑娘我倆去了。這一路我心裡真是很堵的慌，在我面臨死亡威脅的時候，真是希望丈夫能扶我一把，那怕我靠你肩膀，我靠一靠，我休息一會，我都覺得很幸福。但是這個危急關頭，我老伴沒有這樣做，所以這個事對我刺激特別大，我特別傷心，但是我沒有恨心，我就覺得挺傷心的。回來以後，就是那個時候，我那手都像雞爪似的，伸不直，也攥不上。熬那中草藥也挺麻煩的，你還得和，你還得看著火，往外燉那藥湯。就這些工作，孩子們不在我跟前的時候，全都得我自己做，飯我得做，屋我得收拾。就是這樣，所以覺得特別委屈。

然後我老伴又做了一些就是讓人很難忍受的事情。我那時候，我可以告訴大家，我委屈到什麼程度。我那天我說了一句，我為什麼上普陀山抽了個籤？這就是，如果那次我要不抽那個籤，可能我



真是，我就找個地方出家了。我當時想了這麼幾條，第一條，出家，我眼不見，心不煩，我一心要出家。第二條，我曾經想過自殺。當時我家住的是七樓，我們家前面面臨的那個街道，是我們哈爾濱比較繁華的街道，革新街，這一面就臨著中山路。我們家住的那個地方是比較繁華的地區，我家住在七樓，兩個屋和晾臺都是面向陽的，都是朝南的。

有一天，誰都沒在家，就我自己在家時候，我就站在晾臺上往下望。我就想，我要現在從這個晾臺上跳下去，一分鐘之後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我就不存在了，我也不會給任何人帶來麻煩了，我也不會傷心了，我就這麼想。我為什麼沒有跳下去？如果說按我的性格，我完全可以跳下去，我不怕死。尤其病到那種程度，又這麼很絕望的情況下，我為什麼沒跳？我告訴你我想了什麼事：第一條，我一下子想到我家佛堂，我供的佛。如果我現在從這個地方跳下去，我家不可能一個人不來，人家來了以後，首先會發現你家是供佛的，就是念佛的人。供佛的人，怎麼還能跳樓自殺呢？你說人家看到我這個樣子，誰還敢信佛？所以那個時候，說實在的，我要是自私一點，我不管，我一了百了，那我完全可以跳下去。這是我第一個想到的。

第二個想到的，想到我學生。我從一九六四年參加工作當老師，小學、中學我都教過。那麼多學生，一聽他劉老師跳樓自殺了，一是我學生接受不了，另外我學生可能饒不了我老伴，那會去找他拼命的，因為我知道我學生和我的感情多麼深。這是第二個想到的。第三個想到的，所有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單位工作，那可以說咱不會來事，那方面咱不會，但是工作絕對是認真的。在省政府工作，我是接觸人少，但是據說前樓後樓的人家都認識我。因為什麼？因為我們大光榮板正對著四樓主樓梯的那面牆上掛著。我們那個

光榮板上有大照片，我是大照片裡最中間、最大的那個照片，而且是連著三年。所以不管是本樓的，還是外樓的，還是各地市來辦事的，一上四樓，首先看到的是我們那個光榮板。這下子，那不得轟動了，全省都得轟動。人家說省政府誰誰誰跳樓自殺了，那可是有轟動效應。所以我就想，你是政府的，咱們不是大官，畢竟你還是個小官，一個政府的官員跳樓自殺了，怎麼解釋？沒法解釋。

所以就前思後想，再想，我跳下去是什麼樣一種景象？因為我們那是繁華街道，底下全都是門市，都是很高檔的門市。我要是跳下去，我就掂量著，我能摔到什麼位置，然後我是一種什麼樣景象。我們七樓是比較高的，那肯定是大概腦漿都得摔出來，鮮血淋漓更不用說了，那多慘！我自己死了無所謂，我不知道了，那時候我還以為我死了就是死了死了呢。我就想，這街上來來往往的人，每當走到這個地方的時候，心裡犯不犯咯硬？是不是？人家曾經看見過，就這個地方，曾經樓上掉下來摔死一個人。你說我影響多少人？也可能這也是我的一念善心，就因為這幾個理由，所以我沒有跳下去。我就活過來了，活到了今天。

如果說我和我老伴那個時候的關係沒處理好，我不認為是我自己哪做的不對，我都把它歸罪於我老伴。所以這樣，問題遲遲解決不了，我非常痛苦，我告訴你們，我們倆個曾經要離婚過，我那天中午跟大家閒嘮嗑的時候，我說了一段。離婚是怎麼個程序我不知道，我老伴提出來，說咱倆離婚吧。我說，你要是想離就離吧，我說怎麼個離法？他說妳起訴我，我不起訴妳。我不知道起訴的概念，我說怎麼個起訴法？他說那妳諮詢諮詢，妳打聽打聽。我就打聽我一個老同事，我打電話，我說大姐，明華要跟我離婚，我得上哪去辦手續，怎麼個起訴法？我大姐說，妳等著，我給你找個參謀。就是她的姑娘，她說妳跟妳劉姨說。我跟我大姐說我倆要離婚，我

大姐一句勸的話都沒有。後來我大姐說，離吧，早都該離了，我們都不忍心讓你遭這個罪。就這樣事的。

那孩子就告訴我，劉姨，妳上十字街有個法院，上法院，進樓往哪邊拐，上二樓，有個窗口，要一張表，填表，然後交給他。我就去了，這不就告訴我地方了，我就去了。去了，人家一個小窗口，一人男的擱那窗戶裡坐著。我說同志，我要表。他說妳要什麼表？我說就是離婚那樣的表，起訴那樣的表。他就瞅著我說，誰離婚？我說我離婚。他就擱那窗口給我遞出來一張表。我拿筆，我就站在那我就填。他說妳那個筆不行，是油筆，你得用鋼筆或碳素筆填。我說我拿家去填完，我再送來行不行？他說，可以。我就把這表拿回家了。

拿回家我就坐在佛堂那屋，就把這張表填了。填到那個離婚理由的時候，我就直截了當的填，性格不和，生活方式、方法不一樣，這就是我的離婚理由。然後涉及到什麼財產分割，怎麼怎麼的，我就填我淨身出戶，啥都不要。這張表我就填完了。填完了，我說老伴，我給你念念，你看行不行？我就坐在他跟前，我就把這張表就給他念了。念完了以後，我老伴說行，挺好的，妳送去吧。然後，我就把這張表下午我就送到法院去了。法院說得繳五十塊錢，我就給人繳五十塊錢。人家告訴我說這兩天別出門，擱家等著傳票。我說，傳誰呀？人家說，誰離婚傳誰！我說傳一個不行麼，我老伴要離婚，你傳他唄，你別傳我。他說，兩人離婚，必須得你倆都來。我說，那我就擱家等著吧。我回家我就告訴我老伴，我說這兩天先別出去，等著傳票，好去辦手續。我老伴說行。我這個事就到此為止了，我沒有跟任何人說。

我不知道怎麼回事，有一天，突然的我農村的外縣的一個弟弟，還有我市內的兩個弟弟、弟妹，一起上我家來了。一開門，我還

挺奇怪，我說你們開會了，怎麼一起來了？他們進屋坐下了，他們說，聽說哥哥嫂子要離婚，我們來看看。我說誰告訴你們的？你們怎麼知道要離婚？我當時就想，一定是我老伴說出去的，他要不說，就我倆知道，這些弟弟妹妹怎麼都知道呢？後來我弟弟就問他哥，他說，哥，你是真要離還是假離？你要是真跟我嫂子離，我們支持，離婚以後，我嫂子的事歸我們管，你的事和我們沒關係。因為這些弟弟、弟妹都是我老伴這面的親戚，就是我弟弟的父親，和我公公是親哥們，但是這些弟弟妹妹都對我特別好，就這麼說了，我老伴一聲不吱。後來我那弟弟就給他叫到另外一個屋，就想單獨跟他嘮嘮。我老伴不知道怎麼想的，就把弟妹也都招呼進去了。你說按正常人，是不是這事怕弟妹聽，就跟弟弟說說唄。沒有，他把弟妹叫進去了。

他們擱屋，我們在廳裡。待了一會，進屋兩個弟弟，待了一會我老弟出來了，氣得小臉蠟白，沒救了！沒救了！就這樣事的。我說你生啥氣！你哥哥啥脾氣，你還不知道？待會兒，把那個脾氣最好的弟弟也氣跑出來，無可救藥！無可救藥！他無可救藥。完了就拽他媳婦：走，不管了，回家！他媳婦就拽他說，你看你幹啥來了，你還沒等勸好，你生氣啥？就這樣，就把那個弟弟又硬按住了。後來弟弟就問我老伴：你就告訴我們一句明白話，你到底離還是不離？你要離，你們該怎麼辦手續怎麼辦手續；你要是不離，明天我去把那個起訴書拿回來。我老伴就說了一句：按你的意見辦吧。他沒說他啥意見，跟弟弟說按你的意見辦吧。我弟弟說：按我的意見辦，就是把起訴書拿回來。就這樣，這個事就這麼定了。第二天我弟弟就去拿這個起訴書，結果沒有本人去不行，你必須得本人去簽字，才給你退這個書。就這樣，都鬧到這種程度。

還有一次，真是把我氣到就是到一定程度了。我給我一個好朋

友打電話，我說這個日子過不了了，我要離婚。我那個好朋友電話那邊說：快點離！快點離！一天都別跟他過。就這樣說的，說完了以後，我這好朋友問我，她說素雲，我問妳一句話，妳一定要正面回答我。我說妳問我什麼？她說如果妳倆分手以後，明華有什麼事情，妳能不能像路人一樣不聞不問，我不管，和我沒關係了。我說我做不到，如果他真遇到什麼難事，我要是知道了，我肯定會去管的。我這好朋友氣的說：拉倒！拉倒！拉倒！離什麼婚，我就知道妳不行；妳那心那麼軟，能狠下心來嗎？拉倒！就這麼將就著過吧。

她就上我家來了，因為那個時候，當時我氣的我上我兒子家了，我攔我兒子家裡面。我這好朋友上我兒子家說，素雲，不行，我得給妳送回去，我跟明華談談。我們就一起回我自己的家。一進屋，我老伴在家，我這好朋友和他也熟，劈啪給他一頓打，給我老伴揍了，我老伴也沒生氣。我好朋友說，你太不是個物了，你把我們素雲都欺負到啥程度了，我得給我好朋友出出氣。就這樣，就這麼的，這兩次鬧離婚，都沒離成。所以說沒離成，對了還是錯了？對了！離婚不行。你那個緣不了，你就離婚，你就行了了？了不了！現在和諧了，你說多好！由那樣一種狀況發展到這麼一種狀況，天壤之別。

我告訴你們怎麼變的。首先，我找我老伴的優點，我雖然不跟他叨咕，但是我默默的在找他的優點。第一條優點，這是我跟他不能比的，非常孝順。無論是對他的爸爸媽媽，還是對我的爸爸媽媽，都那麼孝順，就這一點太難能可貴了。他孝順到什麼程度？我媽媽不是好幾年都沒讓他進門嗎？不認這個女婿嗎？到我媽媽病重的時候，我記得我和他一起去照顧我媽媽。為了讓我爸爸晚上好好休息，因為老人家白天照顧一天太累了。我們家住的那是炕，就是有

炕梢有炕頭。當時我爸爸住在這一頭，我挨著我爸，他挨著我，然後我媽在這面。為什麼這個順序？他為了讓我休息好，他挨著我媽，我媽一有動靜，他馬上起來。那時候我媽一天晚上，就說要尿尿得多少次？二十次都是少的。你說這個覺能睡嗎？一說要尿尿，他趕快下地把尿盆拿上來，把我媽擡著坐在尿盆上，他在後面用身子靠著我媽，讓我媽依靠著他。有時候一坐一個小時，她也不說她尿還是沒尿，你還不能問。什麼時候我媽說尿完了，把我媽放下，把尿盆拿下去，有時候甚至一滴尿都沒有。我媽到最後就有點像老年痴呆似的。就這樣，所以這一宿，他就炕上炕下、炕上炕下，基本上叨弄這一宿，從來沒有煩過。我說咱倆換換地方，你睡半宿，我來看我媽。他說不行，妳明天上班，妳累，妳堅持不了。你說是不是個大孝子？就是這樣照顧我媽，把我媽感動了。

就這麼多年，我媽雖然讓他上我家了，但是不答理他，說話都帶刺的，都沒有好氣跟他說話。就是這樣，他把我媽伺候的，我媽感謝他了。怎麼感謝他的呢？我媽臨去世的頭一天晚上，那個嘴吧稍微都有點歪了，說話都不清楚了，就像外語似的，我都聽不懂，我姐姐當翻譯。我姐姐把耳朵貼在我媽嘴邊，聽我媽說什麼。我媽說了一句什麼？「小華是好人。」我丈夫叫劉明華，我媽說小華是好人。是不是對我丈夫的肯定！這是她在臨終之前，可以說是最後的遺言。你說我聽了以後我高不高興？我老伴他高不高興？他心裡很安慰，老人家終於承認我了。就是這樣的。所以我給他總結第一條，他非常孝順。

第二條，他很善良，他沒有那些惡心、歹毒的心，真是很善良很善良。有些時候，他說話叫人不太好接受，但是，我知道他的心裡是怎麼想的，他有時候嘴說出來，他不一定能做出來。甚至你真是要跟他說說，這事你真想這麼做嗎？他說，我也就說說而已。就

是這樣的。

再一個，他心應該說比較大量。比如說，因為他本身精神狀態不是那麼太正常，他跟家裡相處的時候，家裡人理解他，但是到工作崗位，人家不一定理解他。所以有些時候，比如說包括領導在內，人家不會那麼太理解他。從我結婚到他退休，基本上有七、八年他沒有上班，沒有工資，為什麼？領導把他打發回家，不給他安排工作，不給安排工作就沒有工資。所以就這樣，他在這個問題上，他能不去鬧，和我有一定的關係。我一直勸他，我說靠我的工資，咱們可以生活，不要去找領導。就是這樣，這些年就比較平靜的過來了。如果不是這樣的話，他要是去找領導去鬧去，那我也控制不了他。精神病人要是鬧起來，那不是誰能控制他了的，就是這樣一種情況。所以現在我就想，面對他目前的狀況我特別安慰。他現在就是，我倆是一九九二年一起皈依的，一起念佛。他現在就告訴我，他說老伴，妳不用為我著急，西方極樂世界我一定能去。告訴我，你今生要是成佛了，你第一個要感謝的是我，是我助你成佛的。

所以現在我就給他總結第三條，我老伴是我的大善知識，他是阿彌陀佛派來的特使，他給我出那個難題，別人出不了。我要是花錢上道上雇幾個人，說你們來給我出出題，考考試，不見得能出他這樣的題，也不見得能請得來。你那時候想不通的時候，你就覺得怎麼出這麼難的題？真是讓你難以過關。尤其是做為一個女人最難以承受的事情，就那樣的關，我可知道那種痛苦是什麼滋味。但是現在我一關一關的過來了，我告訴你們過關的感覺是什麼？尤其是你最過不來那個關，你過了以後，你那個心情那個愉悅，用語言難以形容，那個輕鬆。過不來的時候真痛苦！我不知道你們注沒注意，我這面耳朵下有一塊斑，這面耳朵下面有一塊斑，這就是那個紅斑狼瘡，這兩塊斑是怎麼起的？二〇〇八年，一個親情的關係，一

個問題我沒有處理好，我就陷進去了。陷進以後不能自拔，那個痛苦，形容形容就像什麼，就像一把雙刃的利劍插在我心上，一會這麼攪和攪和，一會這麼攪和攪和，那個心疼。我真知道什麼最難放了，親情！生死關我過的時候我沒有這麼痛苦，我覺得比較輕鬆，我過來了。就這個親情關，我二〇〇八年遇到的這一關，我告訴你們，事先佛菩薩慈悲，提醒我了。

我昨天不舉了兩個例子嗎，往生的例子，一個是張榮珍，一個是齊樹傑，這兩位大菩薩。就在我遇到的這個難關沒有顯現之前，他們兩位大菩薩先後來提醒我來了，非常奇妙。有一天，早上我拜佛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好像誰要和我說什麼的，但是我又看不著。這個時候就是誰回來了？齊樹傑，就是我昨天說的我們刁居士的丈夫。他回來跟我說了幾段什麼話呢？他第一段話跟我說，他說按世俗的稱呼我還叫妳劉大姐，我是誰誰誰。把名都報了，這是第一段話。第二段話說，我確已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在阿彌陀佛身邊，什麼品位，他的法號是什麼，就是那次告訴我的。第三段內容就是告訴我，他說大姐，妳今年有一道難關特別難過，會讓妳非常痛苦的，可能妳都會感覺到妳過不去了，但是妳一定能過去。大姐，妳這一關過去以後，妳就升了好大一個層次。這是齊樹傑點化我的。然後隔了兩天，就我第一個送往生的那個張榮珍，還是以這種形式，說的是同一件事情，告訴我，妳有一道難關非常難以逾越，妳這一關一定要過去。你說兩個大菩薩回來來鼓勵我、點化我，所以我特別感恩佛菩薩的慈悲，他們知道我多痛苦。不兩天，問題出現了，完全應驗了。

出現了以後，我實在是承受不了，一夜之間就起了這兩塊斑。起這斑是什麼感覺？晚上躺在床上，就像那青草發芽一樣，你都覺得嗖嗖嗖，就好像往外竄一樣。第二天早上照鏡子一看，兩塊斑



起來了。紅斑狼瘡的特點就是對稱圖形，你要這邊起一個，這邊保證起一個，你要臉蛋這起一個，這杳保證也起一個，它全是對稱的。就起來了，現在你看都快兩年了，就掉到現在這種程度，多麼頑固。所以我說人哪不能生煩惱，你一次煩惱，就能讓你痛苦好長好長時間。我說這個斑最好別掉了，你就擱這長著吧，對我是一個警示。我不太愛照鏡子，但是偶爾的要照照鏡子，我就知道，我這兩塊斑是怎麼來的，那我就不生煩惱，少生煩惱，它對我是一種警示，就是這樣。

後來就是這一關，我真覺得過不去了，我跟就是跟我來的刁居士，因為我倆經常在一起繞佛。我說刁啊，我這一關實在是過不去了。我這人就是什麼事都公開、透明，我不隱瞞，我也沒有說家醜不可外揚，我沒有那種概念，我都跟她叨咕了。我說這一關我實在過不去了。小刁跟我說的什麼話？所以現在我都非常感恩她，是我身邊的一個大護法、大善知識。她非常嚴肅的跟我說，劉大姐，那不行，這一關妳怎麼妳也得過，妳過不去能行嗎？我們還等著看妳給我們做榜樣。幾句話說的我很震撼，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，那麼多佛友看著我。二〇〇三年這張光碟出了以後，我就成了名人，人家都看著我怎麼修，你怎麼能修成，我們好看你的樣子。我一尋思，這一關我要過不去，我就堆綏了，我給人家做什麼樣子，影響多少人呢？真是這樣的。所以我一下子就好像振作起來了，不行，這關我一定得過。心一發，信心一堅定，這關我就過來了。所以我告訴大家，我說我最近這七、八個月非常快樂，就是從那一關過了以後，到現在，我就真是法喜充滿，成天樂樂呵呵的。

那個問題我就想各有各的因緣，無論是夫妻也好，兒女也好，各有各的緣，這一生一世湊在一個家庭，就是來了這個緣的。惡緣也好，善緣也好，你都要了，都要坦然去面對。我就琢磨老法師說

那句話，說逆境是佛菩薩安排的，順境也是佛菩薩安排的，既然你把自己交給阿彌陀佛了，一切都佛菩薩來安排。逆境、順境都是財富，對人都是一種磨礪。我現在我才懂得那個詞，叫歷鍊，過去我不太明白，我通過這些具體事我才知道什麼叫歷鍊。歷練就是歷事鍊心，你不經過這些具體的事，怎麼能鍊你這顆心？怎麼能知道你到一個什麼程度了？你有沒有這個定力。如果你遇到一件事，你又生煩惱了，又發火了，是不是你定力還不夠？你自己寬容心夠不夠？包容心夠不夠？你如果連你自己最親的親人，連你的丈夫你都不能寬容、不能包容，你能包容誰？能寬容誰？因為在家庭裡，一個人反應是最真實的，沒有任何遮掩；你要對外人，你還可以裝一裝，包裝包裝，隱瞞隱瞞。你在家裡面對你最親的親人，你一點隱瞞都沒有，那個時候表現出來的是一個真實的你，那時候才能看你修行到什麼程度。這個問題我弄明白以後，我和我老伴的關係迅速扭轉，我不是扭轉他，而是扭轉我。

我過去弄反了，我想，丈夫是天，妻子是地，我是跑到天頂上去了，我沒把丈夫當作天。我雖然沒有說我瞧不起我丈夫，我認為他無能，我沒有這些想法，我也沒有後悔說我嫁給他；但是總覺得這個家得我頂著，有時候我跟他發牢騷，我說老伴，你說這個家經濟上得我頂著，精神上你們還得折磨著，我說這個雙重壓力，就我這單薄細伶的兩個肩膀，真有點挑不動這個擔子。是有這種想法，但是當你的觀念一轉變，也就是從學佛來說，你的念頭一轉變，一切法心想生，真是能改變環境。我就想從我自己做起，我怎麼樣來面對我老伴我種種種種我看不慣的事情？比如說，我給你舉個例子，我老伴非常乾淨利索，他那衣服比我要洗得勤得多的多，連那線褲都白的。有一天他坐在椅子上，就把那線褲脫下來，我以為他要換褲子，脫下來以後，就從膝蓋上面用剪子把兩條腿就絞下來。我

看了以後，我心裡納悶，好好一條線褲，怎麼把腿絞了？但是我沒吱聲。第二天，坐那兒又脫一條，又把兩個腿絞下來了。我就看著你想幹什麼呢？這回絞下來以後，把絞下褲腿那部份，人家就擱在地下，拿腳踩著人家擦地。這時候我就問了一句，我說老伴，那不是有擦地抹布嗎？你怎麼把線褲絞了擦地？他說因為我這線褲乾淨，它擦地就乾淨。你說你是批評他，還是指責他？既然是這樣，那就擦吧。要擱過去，我肯定就跟他激了，你這不是敗家嗎，造害人嗎？你說好好的褲子就把腿絞掉，就擦地了。就是這樣，所以我要不轉變心態，我肯定跟他幹仗。

比如說去年他病了，他要看病，我跟他商量。我說老伴，你可想好，你去不去看，這是第一；第二，你看了以後拿不拿藥，這是第二；第三，你拿回來的藥，你吃不吃，打不打。你把這三條想好了，你再去做。他說我看病。就把姑娘、兒子都找回來，領他去看病，看病說腦梗，就給他開的藥。我這人心眼實，我一次出去把所有藥都給買回來，連口服的、帶點滴，好像一次就一千多塊錢的藥，我就給買回來了，買回去打點滴，應該是十五天一個療程。打了大概是六、七天的時候，將近一半，早上吃飯時跟我說，老伴，妳告訴那大夫別來給我打點滴，我不打了。我以為他開玩笑，我說還有一半，打完了再說唄！我說打完了再去看看。他說，不打了，你告訴他。我看他叫真了，我有點急了，我說你幹嘛，我事先跟你說，你自己決定看不看、拿不拿藥，拿藥你用不用，你自己也決定的，你怎麼現在又禿嚕了？我跟他說的時候，我態度是不好，因為急了。我這態度一不好，什麼樣的結局？因為我剛把飯菜端上來，擺在桌上。我老伴就這麼「嘩」傢一劃拉，杯、盤、碗全都劃地下去了。那就整個廳，就佛堂門口都噴上了，你說連湯帶菜的，就劃拉到那種程度。有的盤子掉地下它沒打，他看那沒打的盤子，他去撿

再重新摔，把那沒打的盤子再摔碎它，把地板就磕了好幾個坑，就這樣事。要攔以前，那我就得跟他真是不打仗也差不多！這一次我生氣了，但是我沒跟他吵。我樓上的那個弟妹下來說，這怎麼整的這種程度。我弟妹收拾的，我說妳不用收拾，實在不行就擱著、擺著吧。

比如說，我老伴心裡有兩個不平衡，一個不平衡就是職務，第二個不平衡是工資。他就跟上我家的人說，就說我，上學的時候她啥不是，我是班長，現在她跑省政府當處長去了，我啥不是。一開始我以為開玩笑，我還說，我說老伴，不管我在工作單位是什麼長，我回家不是你老伴嗎？我還這麼給他解釋。後來我發現他是認真的，他真是不平衡了。所以我一九九七年才把這個處長辭掉的。我為什麼自己提出來要把處長辭掉？我就是為了讓我老伴心理平衡。我辭掉了以後，我也是老百姓了，咱倆就劃等號了。我老伴後來說，那等還不是等號。我說那怎麼的？他說約等號。我說約等號也差不多了，咱把它一抻不就直了嗎？就這樣事的。就是這麼地，這是我其中把處長辭掉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為了讓我老伴心態平衡，這是第一。

第二，工資。工資，我老伴工資肯定沒有我高，他在企業，我在機關，現在這個差距是很大的。他心態不平衡，就覺得我沒面子。尤其有些人上我家裡，還好問你掙多少錢？我就怕他們提這個碴兒，因為提這個碴兒，我老伴一聽他心裡就不痛快。後來我姑娘給想個辦法，就是家裡的所有的用都不用他爸操心，他爸的工資就是他爸的零花錢。所以從一九九七年到現在，我老伴的工資啥樣我沒看見過，家裡不花他的錢。如果我有時候實在沒錢了，我管我老伴借，借完了，我有錢我再還他。我就想，不要讓他心裡不平衡，他工資比我低，他已經不平衡了，如果我再摳他那點錢幹嘛呀？所以

現在這兩個問題基本上都解決了。

過去我老伴可有意思了，他要出去上市場，或者碰著了，買了兩根黃瓜。一進屋就舉著這兩根黃瓜：報銷！報銷！我就得趕快給他報銷。人家把黃瓜買回來就不錯了，我就趕快給人家錢，還得多給。我要管我老伴借錢，我說老伴，借點錢，到時候我還你的時候我給你長利息。這高興，他知道我說話算數，所以把錢願意借給我。借給我以後，我有錢了我真是多給他，實際也就是讓他高興唄，你說不是一家人嗎？，他們說我放權放得徹底，我說就徹底放，我就屬於不會管錢、不會管事、不會管人的那個類型，我的大腦是空白的。這麼多年，因為我老伴是這種狀況，就把我硬推到第一線上去了，否則的話，我啥事我也不管。我開了工資往家一繳，摺給你們，你們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。我就是三條：有念佛的地方，有吃飯地方，有睡覺地方，就足夠了。現在這不都有嗎，就行了，我非常容易滿足。撿誰家的衣服，我都能穿個十年二十年的，我穿衣服還省，我還不挑，你說這多好！所以，現在我和我老伴的關係轉變，我總結的經驗就是，從自己做起。

我心態轉變以後，第一個感覺，我看我老伴不彆扭了。過去他一說話我就彆扭，我一瞅他我也彆扭，現在這種感覺沒有了，我就覺得我老伴我瞅他很可愛了。真是這樣，你說在不在自己的心態？我這面一改變，他那面馬上就跟上了，靈！我告訴你們，我不騙你們，真靈。我不去跟他說什麼，我這面我就做，他那面他就在改。現在我告訴你們，我才知道家庭和諧是什麼樣，我現在我和我老伴應該是說和諧的，但是是不是和諧到那種盡善盡美的程度？還不是，有時候還可能還有意見、觀點不一致的地方，我就採取三條，不爭論，不討論，不辯論。如果對一件事認識不一樣，放下，把那個我執放下，你別老認為我如何如何，我如何如何。他也不認為他如

何，我倆現在這點非常統一，遇到認識不一樣的問題，問題放下，不立馬去解決，非得要說誰對誰錯。過些日子，自然而然的這個問題就解決了。你也不用爭論，也不用辯論，也不用討論，大家都心平氣和，誰也不生煩惱。所以我告訴大家，這是一個好方法。

我們學佛的人，就在家裡、在外頭，你看看你有沒有凝聚力，有沒有親和力。咱們就像一塊磁鐵似的，如果能把你周圍的人都吸引到你身邊來，他們願意和你接近，那說明咱學佛還做的可以。如果人家都遠離你、都討厭你，不願意親近你，那說明咱們學佛有問題。所以我就每天我都檢查我自己，我今天遇到的這些個人，到我家來的也好，還是我出去接觸的也好，我有沒有貢高我慢？我這人比較隨和，要不他們為什麼都比較願意接觸我？我貢高我慢比較少，我不會，我不會貢高我慢，我覺得我沒啥可貢高我慢的。你說得了這場病是沒死，活到現在，又活得挺健康，就夠意思了，你還有什麼貢高我慢的。我就想，大家湊在一起也是緣分，和和氣氣的，你把家庭問題解決好了，人家多少人在看著你。

我給你們舉個例子，有多大的力量，能解決多大的問題，我都沒有想到。就是我來的頭十來天，平房的一些佛友來看我，好幾個都是我那時候的同事，就是都是老師。我老伴和他們不熟悉，有的甚至他都不認識。我們在一起嘮嗑的時候，我真是沒有想到，我老伴就來了一通發露懺悔，特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我們大家都愣住了。他就把他最見不得人那個隱私，自個全抖落出來了。我聽了以後我都莫名其妙，因為沒有一點思想準備。我那些同事，就去的那些佛友，對我老伴是一陣讚歎，那真是發自內心的。當時人都說，這才叫大菩薩，人這真是表法。一般這事，他自己要不說誰知道，有的事我都不知道，人家那天就當著我這些老同事的面，人家就說了。

說了以後，你們知道起多大作用嗎？過了兩三天，來的其中一個老師，曾經教過我姑娘，曾經教過我兒子，來了一個電話。我一接電話，她說劉老師，我可得跟妳報告報告。我說你報告啥呀？她說你們家那位大菩薩這一頓懺悔，你知道起多大作用嗎？我說我不知道，反正那天他說，挺出乎我意料之外的，我沒想到他能說出這麼一番話。她說他的一頓懺悔，把我家懺和諧了。我就特別納悶，我說怎麼就把你家懺和諧了？。她說我就一對照，我和他說的，我和你一對照，我一想，我嫁給我老伴以後，這一輩子我都覺得憋屈、委屈，我怎麼嫁給他了？你都不知我這幾十年是怎麼過來的。她說我在妳家一看，你們家大菩薩一懺悔，一對照你的言行，我太慚愧了。她說我回來，非常迅速，立馬對我老伴的態度就改變了，我家就和諧了。她說我家這兩天可和諧了、可好了。我聽了以後我也挺開心，你想想，一個人就這麼一番話，能讓另一個家庭和諧了，了不得。咱們學佛，一定要學到真地方。所以我非常讚歎我老伴。

這次我來香港，極其支持，要攔以往，他可能得阻攔阻攔，這一次是一點也沒有阻攔，而且極力支持我。妳去吧，妳不用掂記我。因為我老伴年前，他不是腦梗嗎？打了半個月的點滴，吃了將近一個月的藥。所以現在我這次出來，我跟他說，老伴，這次我出去，對你我多少有點不放心，有我在你跟前，你要有個啥事，我就能及時處理。他說，老伴，你出去，沒關係，還有阿彌陀佛管我，你出去以後，我就接著念阿彌陀佛。這個他能做到，他是騎自行車，他告訴我，就這麼阿彌陀佛阿彌陀佛，他是騎自行車繞，出去繞去，念阿彌陀佛。我是走步繞佛，兩步一句阿彌陀佛。

所以我說，當我自己改變了以後，我就覺得整個家庭的氣氛都改變了，自己都有明顯的感覺。佛友們上我家都說，一進妳家，就覺得特別清淨，清涼涼的，就攔這一坐，可舒服了。真是這樣。你

說一個家庭和諧了多好。一個家庭，夫妻和不和諧是主要關鍵，夫妻和諧不和諧，女方起很大作用。首先，你對丈夫，你是不是把他當天來對待？現在都實行女強人，我不太贊成這個詞。我主張女人還得像劉善人說的，應該像水一樣，別整的像鋼一樣。女強人這個詞，我不知道誰發明的，什麼時候時興起來的，反正我不喜歡做女強人。咱們在家，還是應該做一個賢妻良母，相夫教子，這才是我們女人的本分。老法師不再三講那三太嗎？過去咱不知道，我要是沒結婚前，我就知道這三太，我估計我一定是個好的妻子，好的母親，我會向三太學習的。現在知道有點晚了，但是現在學也不晚，咱過去沒做到的，咱現在一點一點來做。

另外，就是咱們對對方有沒有控制和佔有的念頭？說白了，總想管著對方；不要管，管不了。我給你們舉個例子，我盡弄笑話，我可能出洋相了。有一次，一個佛友到我家跟我說，劉姨，我有個難題。我說妳啥難題，妳跟我叨咕叨咕。她說我丈夫，我嫁給他以後現在是十八年了，我嫁給他的時候，我是姑娘嫁給他的。他的前妻在他兒子一歲的時候跟別的男人跑了，就把她的丈夫和兒子扔下不管了，我可憐他們父子倆，我就去幫他幹活，收拾家。可能後來就有感情，她就嫁給他了。這樣不就又組成了一個新的三口之家嗎？她為了照顧這個孩子，她沒有自己要孩子，一直把這個孩子養到十八歲，她跟我說這話的時候，她兒子已經十八歲。她說兒子和我感情特別好。她說現在遇到一個難題。我說什麼難題？她說，他前妻回來管我要丈夫、要兒子，我想不通，我不想還給她。她說劉姨，妳說我這個事怎麼辦？我說妳要問我怎麼辦，我給妳解釋解釋。我說，丈夫，什麼叫丈夫？她說丈夫就是老公唄。我說那是現代的說法，我的解釋是傳統的。我就連比劃帶給人解釋，我說，丈，是表示距離的，一丈遠；夫，是你的夫君。合起來就是一丈之內是你



的夫君，是你的老公；一丈之外，願意是誰的是誰的。

當時有佛友在場，都說妳這解釋太新奇了，從來沒有聽說。既然是這麼的，那怎麼辦？還給她！我說妳要聽我勸，還給她，你把丈夫和兒子都完好的還給他的前妻了，他們又是一個三口之家。她說那我呢？我說妳清淨念佛，是不是？兩全其美！這面一個新的完整家庭，本來人家就是三口之家。我說不是妳破壞她家庭，而是妳幫著把她丈夫侍候到現在，把她兒子養到十八歲，你有功德，妳再把他還給她。我說現在妳要打起來，妳不還，妳啥功德都沒有了，你連福德都沒有。她聽聽說，劉姨，妳說得也有道理，但是做起來真是難，他現在是我的丈夫。我說那就看妳丈夫的選擇了，人家丈夫願意回去，兒子也要認親生母親，妳就還給人家，成全人家，妳就是自己有點委屈，妳也認、也受，就完了唄。後來她說，劉姨，妳給我解釋完了，我心裡就像亮堂了似的。

我說供妳參考，要叫我，反正我就這麼處理。你要是我想控制你，我想佔有你，我死死的把你攏在家裡，我不讓你和對方接觸，我說人那個腿是長在他身上，你能看住嗎？現在通訊工具這麼現代化，你能看得住嗎？你累不累呀？如果你把精力用在看你丈夫，看你兒子，不讓他們三口碰頭，你成天就琢磨這個事，你啥時候念佛？你還有心思念佛嗎？你今生能成就嗎？你哪個事大、哪個事小？他也巧，過一段時間我聽老法師的學佛問答，就說了這麼個問題。說什麼問題？就說有一個佛友，向老法師提問一個問題，就問老法師，說她有個佛友的丈夫在外面包了個二奶，她這個佛友心裡很不痛快，請問老法師這個事怎麼辦？我記得老法師是哈哈一笑，說難得你清淨念佛！那我理解就是人家外面包個二奶，有人侍候他了，代替你了，你這面老老實實清淨念佛，多好，什麼事也不麻煩你了。我一聽，給我高興的哈哈笑了，我想我給解釋那丈夫解釋對了，

對不對？你說你一丈之內你都控制不住他，一丈之外你能控制住嗎？乾脆，放下吧，別控制了，太簡單了。

為什麼我敢這麼說？因為我都經歷了，是不是？我要沒有不經歷，我這麼說你們可能不服氣，你盡說大話，你沒碰著，碰著你能想得通嗎？我想不通過，我痛苦過，我哭過。我那時候每天早上我起來拜佛四個小時，磕四個小時頭，我能哭四個小時。我告訴你們後來我怎麼通了？佛菩薩點化，要我說我福報大，佛菩薩對我特別關愛。有一次，我到省圖書館那院裡去繞佛，從我家走到省圖書館大約得需要十分鐘。我那個時候是早上三點鐘起床出去繞佛，那不是外面還是黑的嗎？我在這一路走的時候，反正也沒人看著我，我就痛哭流涕，委屈的不得了。就這個時候，就四句話告訴我了，說：「嬌兒莫哭，好好修行，帶兒回家，父接兒行。」我就好像滿天的烏雲一下都散掉了。誰是我的父親？阿彌陀佛！我就是阿彌陀佛的嬌兒。現在父親看我是委屈，所以馬上告訴我「嬌兒莫哭」，我就像那小嬌孩似的，告訴我好好修行，「帶兒回家」，就等到你回家的時候，「父接兒行」，父親來接你。你說你還有啥想不通的？一下子煙消雲散，我就快樂了。

我不是有什麼本事，我有多大能力，我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念佛的老太太。我真知道佛菩薩是怎麼加持我的，是怎麼點化我的，我不敢多說，我說多了我怕引起誤會，怕誤導大家。心說，她怎麼都知道呢？佛菩薩怎麼點化她，不點化我呢？我就告訴你，心清淨，你心清淨了，佛菩薩就點化你了。當你真是老老實實念佛，你一心要回家，你那種真誠心發出來的時候，實際佛菩薩時時刻刻沒離你的身邊，你只是看不到而已。我真是這種感覺，你們如果心清淨了，念佛念到一定程度，真是發大心發大願，你們也會有這種感覺的。

下面我再想跟大家說，家庭關係處理好，還有一個可能家家都能遇到的問題：夫妻倆雙方的親戚。很多是因為這個問題處理不好，發生矛盾。比如說我公公婆婆在世的時候，我公公家的親戚多，我婆婆家的親戚也多。老倆口往往因為這個事情有矛盾，就是你家的親戚來，優待了，我家親戚來，慢待了，老倆口有這方面的矛盾。我結婚以後，我看在眼裡，乾脆這個事兩位老人誰也別操心，都我來管。所以不管是公公家的親戚來，還是婆婆家的親戚來，我都一視同仁。我告訴你們，反正他們來全都是，不是要錢就是要東西，全是窮親戚。昨天胡老師不是說，你窮親戚上你家門來，你是有福，你有福報，你別瞧不起人家。那時候我家也不富足，我那時候工資你看二十九，三年以後漲到三十二，又過了三年漲到三十八，然後就十幾年就三十八，一直不漲工資。我老伴因為精神狀態不好，時不常領導還給打發回家來，打發回家就沒有工資了。我公公那時候工資好像是五十八塊五，就這樣支撐這個家。但是親戚朋友兩方老人的親戚來，我都全力以赴，我該給拿啥拿啥，實在是沒有了，我給你們舉個例子。

有一次，我那個老姑婆來了，因為我公公他們家哥們多，女孩就我老姑一個，那也是嬌生慣養的。叼個大煙袋，可厲害了，三句話不來拿煙袋刨你。就這麼個老姑婆，對我特別好。來了以後，就想跟我說點什麼事。我婆婆就拽著我：小雲，妳過來，我先跟妳說。老姑拽著我：小雲，妳過來，上妳屋，我先跟妳說。兩老太太一家拽我一個胳膊，都要先跟我說。我就跟我婆婆商量，我說我老姑是來的客人，先讓我老姑說吧，一會兒說完了，我再上這屋，您再跟我說，行不行？我婆婆那嘴一撇，不願意了，「那妳先說」。就這樣事的。我就跟我老姑上我那個，我住那小屋小，也就六米吧。我說，關上門，老姑，您要跟我說什麼？小雲，這次來我找妳有事

。我說有啥事？給我弄一百塊錢。我說幹嘛弄一百塊錢？那個老三要定對象，農村管那叫過彩禮，「過彩禮，妳得給我弄一百塊錢」。我說，老姑，我剛開完工資，加上攢的錢，一共有五十六塊錢，我都給您拿去行不行？「那不行，不夠一百，妳出去給我借點。」讓我出去給借點。我說老姑，您侄兒出差新給我買回一套衣服，拿衣服頂，行不行？我老姑說：拿來我看看，什麼衣服？。

我就把我那個小箱子拿來，就打開了，兩個箱子我都給打開了。我說老姑，您自己隨便挑。因為我就那麼一套新的，我老伴出差新給我買回來，我記得淡蘋果綠色的，套服，裙子，上面是那樣的，挺漂亮的，我一次沒穿過。我穿新衣服我出不了門，所以我這新衣服就擱這箱子裡放著。我老姑一下就相中，「這套行」，從箱子裡就提了出去。我婆婆從那屋兩步就竄到我跟前，就給摠住了：那不行、那不行，我們小雲就這一套新衣服，憑啥妳給拿去。這個老太太就往那邊搶，我婆婆就摠著不讓給拿。我就跟我婆婆說，我說我老姑相中，她就拿去吧。這套衣服據你侄兒說，好像是四五十塊錢一套，我說加錢湊起來夠一百，行不行？我說多少就這麼多了。我老姑說，這行，五十六塊錢也給我拿著，這衣服我也拿著。就是這樣。這一次我可把我婆婆惹生氣了。等我老姑走了以後，我婆婆這下跟我翻臉，說妳怎麼回事，就那麼一套新衣服，妳還給她拿。就這樣的事。

我婆婆和我老姑這兩個老太太，這不是嫂子、小姑子關係嗎？年輕時候就不和，那都是打著過來的，誰也不讓份。來我家都到什麼程度，有一天半夜，我聽兩老太太吵起來了。我趕快跟我老伴說，兩老太太吵起來了，快點過去看看。我倆就起來了，起來到那屋，什麼景象？兩人都那麼大長煙袋，一個臉朝南，大煙袋這樣抽著；那個臉朝北，背靠背，大煙袋抽著。我說幹啥，兩個老太太，怎

麼半夜三更吵起來了，什麼問題沒談攏？我說，有問題，咱們明天白天商量行不行？晚上睡覺。就這樣，你就像哄小孩一樣哄著她。

所以我家就是公公和婆婆在這方面對我就沒什麼挑的，她覺得我心好。我雖然有時候說話比較衝，我脾氣比較強，但是我確實是我比較心眼好使，所以哪面親戚來都行。我老伴上農村串門，告訴我那個弟弟，我那弟弟說需要錢，我老伴就說，上我家去，你嫂子手裡有二千塊錢，你管你嫂子要去。我這弟弟就來了。我那天給大家說了一次，我這兩千塊錢是我病重的時候，我們一個市的經委主任，一個女的，我去的時候我倆經常接觸。她知道我有病以後，她就說劉大姐病那麼重，我沒有時間過去看，托出差那個老處長把這二千塊錢帶給我。老處長回來，我就給人說了，我說你怎麼拿回來你就怎麼送回去，這不行。我們處長說，我當時我就說了，我不敢拿，拿回去得挨說。後來，老處長老伴老大嫂說：素雲，妳看妳就這樣讓妳大哥再給送回去？我一看挺為難，我說那樣吧，先放著，等我病好了我自己來處理。我老伴不就我知道我手裡有二千塊錢嗎？上農村串門跟那弟弟說，你嫂子手裡有二千塊錢，你去要去吧。我弟弟就來了，說嫂子，聽說妳手裡有二千塊錢。我說是。他說我需要。我說你需要你先拿去吧！我就把這二千塊錢給我這弟弟拿了。

過兩天，又一個叔叔家的弟弟來，嫂子，我也需要錢。我說你需要多少？我需要三千。我二千我都給出去了，我沒有三千了。那時候工資摺在我手，我說趕快拿工資摺看看，有多少錢？一看有一千六百塊錢。我說弟弟，我這上就一千六百塊錢。我弟弟說，嫂子，不夠，妳再給我湊湊。這時候我就跟我老伴商量，我說老伴，你再給我湊一千四。你把你工資摺拿出你看有多少錢？這樣就湊足三千了。我老伴把他工資摺拿看看，他有多少錢最後我也不知道。他說我只能給他湊四百。我一想，我這一千六，他湊四百，這不就二

千嗎？好歹是摳著出來四百。我說：行行行，你給湊四百，二千。我說弟弟，先拿二千，以後需要再說吧。就這樣，上那個叫儲蓄所還啥地方，就把我這錢也取出來，我老伴四百也取出來，給我這弟弟又湊了二千。

過了幾天，我那老弟弟，叔叔家老弟弟來了：嫂子，我需要錢。那時候我還出不了門，我剛搬到現在住的這地方。我說你需要啥錢？他說我買了三畝地還是多少地，我對那個不會計算。他說我需要雇人翻，怎麼的，一樣一樣給我算，我需要錢。我說你需要多少？我需要一千五。我說你需要一千五，我這真沒了。沒了，我說怎麼辦？我就打電話，給他借錢。我說你坐著等著，別著急，我給你借。我就打電話，打給我姑娘的原來一個同事。我說：桂芹，妳手裡有沒有錢？她說有，劉姐，妳要多少？我說一千五。她說妳等著，一會兒我給妳送去。這不是挺痛快的嗎？我挺高興的，一把我就把錢給借著了。我當時心裡挺痛快，我要借不著我出不去，我上哪給他借？新搬的這房子。

桂芹馬上就問了我一句：劉姐，妳要錢幹啥？我不會撒謊，我說我老弟來了，他需要。一句話說壞了，那面就說：劉姐，我沒錢、我沒錢。我說妳剛才不是說有錢嗎？怎麼這麼一會兒就沒錢了？她說他來借我沒錢，那是騙子，他都騙你多少把了，你怎麼還上當？我說，我求求你，桂芹，就算他騙我了，他現在來了，他就在我跟前坐著呢。桂芹說，不行，我不管他坐不坐，我沒有。她就說她愛人出差了，就給我扔二百塊錢零花錢。我說那桂芹實在不行，你把你那二百塊錢也給我送來吧。我都到這種程度了。桂芹說不行，二百塊錢我還留著零花。不給我送了，我這又傻眼了。我就說我那弟弟，我說瞅你這臭人緣，你說剛才借錢有錢，一說你，人家沒錢了。我說再想辦法吧。

我就給樓上那老弟弟打電話，我知道我老弟弟沒有錢，他搞汽車修配，他在一個工廠。我就打電話，我說老弟，給嫂子弄一千五百塊錢。你問問你們單位會計，有沒有現金？先給我借出來，馬上送回來。我老弟就去問去了，回來告訴我，嫂子，有現金，我一會給妳送回去。問我，嫂子，妳要那錢幹啥？我倒吸取教訓，別說實話，我又說實話了，我說誰誰誰來借錢。我老弟當時我估計要在我跟前，那肯定是眼珠子都瞪圓了：不行，嫂子，誰都能騙妳，妳東郭先生啊！沒錢，沒有了。我說，求求老弟，你快點給我送來吧，太著急了。後來我老弟說，嫂子，怎麼辦呢？我要不給妳送，我怕妳著急上火，妳又出不去門；我給妳送，我真不甘心。他說那樣吧，我給妳送一千。我就讓我這個弟弟說，你誰給我送回來？他說我派誰誰誰。

派回來給我送錢的這個男孩，管我叫二娘，來借錢的這個就是他的親叔叔，就這麼個關係，就拿這一千塊錢來給我送回來。送回來這就快到中午了，我又做中午飯。吃完中午飯，我就告訴送錢這個孩子，我說你把你老叔一定要送到汽車上，汽車關門已經開了，你再上班去。我為啥這樣安排？我怕他不坐車回家，他把這一千塊錢再敗光了，那不又沒了嗎？我就派這人看著他的。結果這孩子聽明白了說：娘，行，我把我老叔送上車。吃完了飯，把他老叔送上車，回頭打電話說：娘，我把我老叔送上車了，車開走了我才上班的。我說那好。

這時候我就心裡琢磨，是真的是假的呢？我先給我大弟弟打個電話，就是我這個老弟弟的親哥哥，這個弟弟辦事把握。因為他說了幾條理由，他說他哥給他拿了四千，這是一條。我就打電話給我這大弟弟，一打電話我就問了，我說你最近是給老弟拿了四千塊錢嗎？我這大弟弟一聽說：嫂子，妳肯定又上當受騙了，沒這事，這

四千塊錢這事沒有。我說老弟買了三畝地嗎？沒有！我說他是開摩托車把人家一個老太太撞傷了，人家讓他包錢嗎？因為這都是我老弟跟我說的借錢的理由。我那個大弟弟說沒有。三條，一條都沒有。他說嫂子，妳別著急，我今天我就去把這一千塊錢給妳追回來。我說拉倒，既然我給他拿過去了，我就沒有想往回要的想法。我說拿去就拿去，你也別跟他惹氣了，我說我知道真實情況就完了。我這個大弟弟特別認真，第二天早晨起個大早跑到老弟家，去給我追這一千塊錢。結果到那，這一千塊錢花沒了，就一夜之間，花沒了。給我大弟弟氣的，來電話說：嫂子，就這一宿，人家錢已經用了。我說你看，不讓你去，你怎麼非去，用了就用了唄，你看你這麼一去。他說我把他們倆口子都罵了，我說你們有沒有人心，咱嫂子病到那種程度了，連門都出不了，你還去騙她，以後你怎麼去見嫂子。一頓臭罵。

從那開始到現在，我這個老弟弟不敢登我家門。上次我大弟弟去世的時候，我見著我老弟了。我說老弟，過去事就過去了，如果你正而八經過日子，你有困難了，你去找嫂子，嫂子肯定會幫你的。我說你成天吃喝嫖賭，嫂子沒有那麼大能力供你，我也不支持你這個，你夫妻倆都賭錢、賭牌，那是無底洞。我說你得好好過日子才行，你真是過日子遇到難題了，嫂子肯定會幫你的。他說，行行行。就是到現在，他都不好意上我家來，那不能再騙了。

再說，我這不是那個弟弟二千拿去了，是我老伴告訴的，那個弟弟來拿了二千。過些日子，就是過了大約一年多時間，我有一個弟弟就給我還回來一千塊錢，我弟妹來了。來了以後，我說妳幹嘛來了？她說嫂子，我來還錢。我就趕快把她拽到我那屋。我說妳還什麼錢？她說嫂子，不是攔妳這拿了二千塊錢嗎？老太太過生日，大家隨份子，我收回一點錢，我先還給妳一千。我說拉倒拉倒，妳



那麼困難，妳還我幹啥，妳拿回去吧。我說千萬別，這回我真搞小動作了，我說千萬別讓妳哥聽著，讓妳哥聽著肯定把這一千塊錢扣下，妳那還挺困難的。我這弟妹說：嫂子，那行嗎？我說：行，這個事妳就聽我的。我倆出來，我倆是擱屋裡嘀咕的，真搞小動作了，為了瞞著我老伴。等我倆出來，我老伴就問：妳幹啥來了？我弟妹就說，我來看看我嫂子。我老伴就那樣眼神瞅她：妳也不是好串門的人，妳怎麼來看妳嫂子？就這個意思吧，但這事就過去了。

回去以後，我這弟妹肯定跟我弟弟說，結果我這幾個弟弟湊在一起嘮嗑，就把這話嘮出來了。我老伴去串門，一下子就知道這個事了。這下回家跟我作的，回家就問我，一進屋，我一看臉就不對勁，我想糟了，肯定有啥事。我也不敢問，我老伴就說：妳有什麼事瞞著我？我一聽趕快坦白，我說：是不是那個一千塊錢的事？妳還知道一千塊錢的事，怎麼回事？就審我。我說：慕玲來是還一千塊錢，我尋思她家挺困難的，我讓她拿回去了。「就這事妳也不跟我商量，妳就敢做主？」我說那錢不是我的錢嗎？我就拿這理由跟人掰扯，我說那不是我的錢嗎？我願意給她我就給她，也不影響你。這更生氣了，就告訴我：我限妳三天之內必須上這兩家，把他那二千，他那二千，妳都得給我要回來。我說你講不講理？那二千是你通知弟弟來找我拿去的，現在你又逼著我去要，那麼困難，我開不了這個口，我不去要，願意要你要去。真不行，真跟我鬧了。給我氣的，我就去找我姑娘去了。

我就把這個經過說了，我說妳爸就這麼不講理。我姑娘說，我回去說。我姑娘就回來了。回來以後就跟她爸說：爸，你講不講理？她爸說，我怎麼不講理？你說我這兩個叔叔他們從咱家拿的錢，是誰的錢？是我媽的錢，你就有四百，我跟你說，你有四百填進去了。我這個叔叔這個錢是你告訴他上我媽這來求的，都是你家的親

戚。你看，一個是我姑婆家的兒子，一個是我三叔公家的兒子，這不都是我老伴他們家的親戚嗎！我姑娘說，如果是我媽家的親戚，要是這樣，你還能作到什麼程度？你家的親戚，我媽這麼處理，你還作我媽、鬧我媽，逼著我媽去要錢，你怎麼想的？我說：是不行，明天我就去給他要去。我這是一個緩兵之計，我不是想去要錢，因為我知道我兩弟弟困難，我能去要去嗎？我就想，你不讓我要錢嗎？我就出去，我起張票，我上這幾家農村我轉一圈我串個門，我散散心。回來以後我找個地方，我借四千塊錢，然後我通通的都還給你，我錢要回來了，這個事就了了嘛。結果讓我姑娘這麼一說，他洩氣了，他也覺得自己理由不充足，也不堅持讓我第二天就去要錢了。這個事就解決了。

就這個事解決了以後，感動了他，真是感動了他。我姐姐有病，因為我就一個姐姐，我姐有病，我姐是骨癌，那個腿腫的就是腫多粗？就二尺二的褲腿穿不進去。骨癌是特別疼的。因為我姐和我從小是一起長大，我姐特別關心我，她比我大四歲。媽媽去世以後，我姐就像媽媽一樣對待我，可慣著她這小老妹了。就是當我有病的時候，我姐痛苦到什麼程度？到處去給我找人看病，不管神啊仙啊，那都不顧了，她知道我反對這個，我不贊成她這麼整。她不敢跟我打招呼，她自己拿我照片去找人去給我看去。真是哭到來哭到去的，就尋思我就這麼一個妹妹，可不能讓我妹妹死，就這個。姐妹親情真是不能用語言來形容。我姐有病以後，我能不心疼她嗎？我就把我姐接到我家來，我想我照顧她方便。我姐在我家住。

我老伴對我姐非常好，真是的。他跟我說，咱們倆現在就這麼一個大姐。你看，他是獨生子，我這面就這麼一個姐，不是我倆就這一個姐嗎。他說咱倆一定要好好善待大姐，讓大姐減少痛苦。就這樣的，說實在的，我真是挺感動。我老伴侍候我姐，能跟我姐嘮

嗑。尤其讓我感動的是，後來這不是老叨咕《弟子規》嗎？他聽住了。他倒不是從頭至尾學這個《弟子規》，人家這一點做得好，就是聽一點，人家就能落實。他跟我說，《弟子規》怎麼說的，他說現在咱們的雙方父母都不在了，就剩咱們一個大姐、一個大姐夫了，他倆就是咱們長輩，就代替咱們父母，咱倆得孝敬大姐和大姐夫。他提議去，不管是大姐來也好，還是上大姐那也好，得給大姐和大姐夫磕頭。我就以為他說說而已，我真沒想他真做。

有一次，我和我老伴上我姐那，進屋他就讓我姐和我姐夫並排坐到這，我姐和我姐夫都挺納悶的，幹啥呀？他說我給你們磕頭。我姐和我姐夫說，磕什麼頭？他說你們兩位就是我們倆的長輩，就代替我們的父母，過去父母在的時候，我們不知道磕頭，孝敬父母；現在父母不在了，我們就得給大姐磕頭，給大姐夫磕頭。跪地下就給我姐磕了三個頭，嘴裡還念念有詞，還叨咕著，感謝大姐如何如何；磕完了，給我姐夫磕了三個頭。你可知道，我姐夫那可是個倔老頭，這三個頭給我姐夫磕的，那眼淚嘩嘩的往下流。你說感人不感人？這個嬌生慣養，這個性格，我姐夫是個倔老頭，他們倆就能達到這種程度。這個倔老頭給這個倔老頭磕了三個頭，結果把這個倔老頭磕的雙淚流。那個場面我覺得特別感人，就在這一點上，我不如我老伴，我做不到，我都沒想到我要給我姐磕頭，給我姐夫磕頭。他想到了，他去身體力行，他去做去了。所以現在我就覺得我老伴太可愛了，我看他哪都好，都順眼。

過去我看他不順眼的時候，比如說做好飯了，我一樣一樣往上端，他就攔那坐著看電視，不帶幫我端，拿一雙筷子，端個碗的，都得我一個一個的往上端。現在我跟我老伴說，我說老伴你這習性是不是也得改改，我倒不是為了我輕鬆。他說：老伴，妳別怨我，我就是從小這個獨生子把我慣的，我從來不知道關愛別人，只知道

讓別人關愛我。他九歲了，吃飯他媽還嚼著餵，你說慣到啥程度！農村外面賣魚的，他就跑回家告訴他媽：外面來賣魚的了，拿雞蛋去換幾條魚。換幾條魚，做好了，就著小米飯，他媽得擱嘴嚼了，再吐到他嘴裡去。那都九歲了，還能慣到這種程度。我結婚以後，就是比如說老爺子、老太太，他、我，我們四個人，那是炕桌，坐炕桌上吃飯。飯盆就在我倆中間放著，他吃完飯要盛飯，他得把飯碗放到我這，我來盛，我盛完了再給他放過去，就是這樣。按《弟子規》是不是？應該是這樣的，但那時候不懂。後來有的佛友在我家說：姐夫，你這樣不行，你看怎麼啥都讓我大姐做？他說，那個時候如果你大姐不做，肯定是我媽做。老太太做，這是肯定的。

我結婚以後，我老伴上夜班的時候，他不下夜班，不上炕睡覺，我婆婆不躺下睡覺的，就那樣事的。大煙袋一袋一袋抽，你聽抽一袋，梆梆梆，磕灰，再按上一袋，抽完再梆梆梆。非得到她兒子下班了，收拾完了，上炕了，睡覺了，老太太那邊才能睡覺，就是都把兒子慣成這種程度。她兒子和他媽有個暗號，我們這都一趟房一趟房一趟房的，下班從那趟房那房頭轉過來。什麼暗號？飯盒，飯盒裡面不是有勺子嗎？老媽一到快下班的時候，她兒子快下班了，就站門口望上了，迎上了。兒子那邊回來，一到房頭，嘩啦嘩啦就搖這飯盒，就向他媽報告：我回來了。這就是暗號似的，都這樣。

有一次，我老伴，半夜了，不是，白班，半夜了還沒回來。老太太就著急了，說：小雲，妳就快去找找他。我說那工廠我也沒有通行證，我進不去。妳想想辦法，快點去找找鄰居誰誰誰，他們倆一個單位。我就去找那位大哥，半夜敲人家門，我說：大哥，我家明華沒回來，他白班，他怎麼現在還沒回來，我家老太太著急了，您去給看看唄。我這大哥起來就上單位去給看去了。你說我老伴幹

啥？跟人家下象棋！就是白班下班就跟人家下象棋，忘了時間了。人家夜班都要下班了，他這下棋還沒下完。為什麼？要下三盤象棋，不是說他三盤都得贏，都差不多。你要是假如你第一盤，你要把他贏了，你別想回家，那你就得跟我下，我非得把你戰勝了不可，就這樣事的。後來我那大哥去說：明華，幾點了，你還不回家？幾點了？問人家。人家說：半夜幾點幾點。是嗎？這麼快嗎？說你家都找你都找翻天了，你快點回家。就這麼我大哥把他領回來的，就能到這種程度。

所以說，父母關愛子女的那顆心，子女，我說你可能不能百分之百的理解透。現在我們，我過去曾經是我爸爸媽媽的女兒，過去我也是我公公婆婆的兒媳婦，現在我是我兒女的媽媽，是我丈夫的妻子。我就覺得一個女人這一生，很不容易，很不簡單，很偉大！為什麼？這個家我們也在支撐著，但是千萬不要抱怨。我們應該盡職盡責的把我們的每一個角色都扮演好，尤其是要把妻子的角色扮演好。你夫妻倆和諧了，你這個家庭就百分之八十以上就和諧了。你再繼續努力，你整個家庭就和諧了。細胞和諧了，社會能不和諧嗎？所以，你別小瞧你這一個家庭。我勸在座的各位，或是能看到這個直播的各位同修，切記，不可以離婚！離婚將來要去的地方相當苦。你那樣想，一個家庭，現在往往都是一個孩子，我自己身邊的，我看到的，凡是離異，單親家庭的孩子，他的心靈是扭曲的，他的成長過程和正常的孩子不一樣。

我兩個外甥女，這個外甥女的孩子，和那個外甥女的孩子不一樣。同樣是我的外甥女，這兩個孩子到我那去，這個雙親家庭的孩子就自由自在，想跟我說啥就說啥，姨姥長姨姥短的。這個單親家庭的孩子就非常怯懦，好像什麼事都不敢靠前，就覺得他和這個，那就是哥哥，這個是弟弟，這個弟弟就覺得我不能像哥哥那樣。這

個哥哥在我面前就非常自在。實際你說，兩個外甥女都是我親外甥女，她倆是親姐倆，這兩個孩子我能哪個先哪個後？我都非常疼愛他們。但是這個孩子就明顯不行，這個孩子原來在上小學的時候是優等生，是班幹。後來到中學，逐漸的就往下滑。現在基本上可以說，社會上那些東西，沾染了好多好多。我曾經跟他嘮過，我問他為什麼這樣？他說：姨姥，您不知道，我小學的時候有多少人欺負我，他們欺負我的時候，在打我、罵我、踢我的時候，第一句話就說你沒爹。他說我當時就想，我長大了以後我一定要報復。你看從小就紮下這個報復的種子，現在就是既恨自己的父親，又恨自己的母親。所以夫妻離異，受傷害最深、最痛苦的是孩子。那天傅沖講的那個，我聽了以後我覺得非常切合實際，非常有道理，那是她自己的切身體會。

所以咱們為人父為人母不要自私，不要為了自己的快樂，把孩子置於痛苦之中，他的整個的一生幾乎就葬送了。他真是一種心靈的扭曲，他看問題和一些人完全不一樣，為什麼？他就比較偏激，他就覺得對我不公平。儘管他的父親也愛他，他的母親也愛他，他不單沒有一點感恩的心，我就是恨你們，現在表現得非常非常明顯。他念大學以後，就是給媽媽打電話就是要錢，口氣非常生硬，妳給我寄多少錢，往我卡上打錢！有時候甚至連媽都不叫的。你這面你要不給他打錢，那就鬧。你看我外甥女她的生活條件不是太好的，本身她自己就下崗了，又生了一個小女孩，很困難。人家這個我不管你有沒有錢，反正我需要你就得給我郵。這面這個孩子，他就生活在雙親家庭裡，得到了父母的疼愛，所以他就是比較正常成長的一個過程。

我在這裡為什麼在今天我提出這麼個話題，因為今天這話題主要說家庭和諧，特別是要說夫妻和諧。你知道，你夫妻和諧了，你

對社會有多大貢獻！你不要單單看你夫妻之間，或者你對你的孩子，你對整個社會都是功臣，你一個家庭和諧了，這孩子不出去鬧事。單親家庭的孩子有多少泡網吧？我說那個網吧是怎麼回事，我也沒去看過，我也不懂。但是我就知道網吧太害人了，把多少孩子都網進去，出不來了。我記得有一次電視裡演的，一個優等生的孩子，十四五歲，班幹部，從他家樓梯上到樓的最頂層，跳下去。大家有沒有印象？就是三年前電視裡演的。為什麼一個非常優秀的孩子，最後能從樓頂上跳下去？後來說了，就是因為上網吧上的，迷戀於網吧，他把那當做一種真實的生活。一旦他覺得和自己的距離比較遙遠了，實現不了，他就採取了這種自殺。現在還有的孩子，叫自殘，我原來不知道，我曾經看見我認識的一個男孩，他這手上就這個地方，一道一道的痕疤，像樓台階似的。後來我問他怎麼回事，他告訴我，他說：劉姨，這叫自殘，我自己拉的。我說幹嘛？發洩！發洩自己內心的不平衡，內心的不滿，內心的痛苦。所以咱們父母一定要從正面關心、關愛自己的孩子。但是不要嬌慣，嬌慣是害他們。

今天這兩個小時，我就跟大家說關於家庭方面的問題。晚上還有兩個小時，晚上這兩個小時是我來香港的最後一次跟大家交流了，這個我沒犯錯。那天我是犯錯了，沒經過師父允許，我就說這是最後一次。我昨天已經道歉了，師父會原諒我的無知和幼稚的。

今天就說到這裡。阿彌陀佛！謝謝大家。